

有關中國大陸教會的交談

張春申

本文是一位台灣教會的神學工作者，對 1997 年前的中國大陸教會現況所做的一些神學反省，應可供 1997 年後的兩岸三地教會前景作參考。

張神父：

我主編的 *Correspondence* 不特收到幾位讀者寄來有關中國大陸教會現況的問題。我選了其中數個，加上我自己的幾個。現在一共送上六個問題。

我想這六個問題是夠重要，值得您來答覆。我一定會珍重您對每個問題能夠提出的回應與答覆。

顏榕泰 敬上

顏神父：

您給了我六個問題，都是相當敏感。答覆之前，我先聲明一下。我是身處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之外，雖然由於閱讀與訪問，對它有些認識，但是無論如何並不切身，當然一份同屬基督善牧的心情與信仰，應該有的。根據這個立場，以及作為一個天主教會的神學家的使命，我曾經有關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寫了些文章，大多發表在香港聖神研究中心出版的《鼎》(*Tripod*) 上。現在繼續站在這個立場上，答覆您提出的六個問題，請您與讀者指教，因為我知道在這領域中存在著很大的多元，見仁見智，並無標準的答覆。

張春申 敬覆

問題一：第五屆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正在進行中，據說將在今年九月或十月在北京召開。這是一個好機會反省張春申神父在 1995 年寫的話「中國大陸官方教會需要一個自內而來的挑戰，為了走出現今的結構僵局」¹。您能否在現今的情況中，對於這樣的「自內而來的挑戰」多做些解釋與觀察。

答覆：

第五屆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正在籌備中，因此您要我在目前的情況中探討「自內」(Within) 的挑戰。「自內」能夠自中國大陸天主教內，也能夠自普世天主教內。

我的文章²是自普世天主教會的結構與組織而來的挑戰。這個挑戰繼續存在。

或許我們也可以把「自內」限在中國大陸天主教會內。我以為非官方教會的存在，對於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常是一個挑戰。一位大陸非官方教會的主教，曾二次呼籲官方與非官方教會一起公開聲明「一牧一棧」³。這不是「自內」的挑戰嗎？

作為一位在大陸以外的神學工作者，只能期待這屆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讓天主教中國主教團替代全國代表大會。有關天主教的信仰與其實踐等等問題，由主教團直接與政府對話。此後，從這個出發點來嘗試與實驗。我不想為此訂下章程，一切由雙方良性對話，我們只能觀察。

¹ 張春申，〈中國大陸的官方教會還能稱為天主教（公教）嗎？—對中國大陸官方教會的結構與制度的神學反省〉《鼎》86 期，1995 年 4 月，中文 4~14 頁。

² 同上。

³ 請見：韓潛，〈一位教授的設想〉《鼎》85 期，1995 年 5 月，中文 44~45 頁；〈韓潛主教致全國主教、教區長函〉《鼎》94 期，1996 年 8 月，中文 12~13 頁。

問題二：有人認為官方教會的領導人們（也許在未來全國代表大會中）若接受這樣的挑戰，其結果一定會產生更大的壓力與限制，甚至能導致教會內更深的分裂。若果如此，按照 Lesser Evil（更小害處）的原則，是否更好繼續容忍下去，保存現今的結構與組織？我們知道它們不是中國主教的作品，而且是在中共壓力下產生的。況且如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一類的組織，只是五年召開一次，為天主教會日常牧靈工作並無多大關係。

答覆：

問題二的「這樣的挑戰」指的是什麼？我在問題一答覆中的期待富有彈性，會造成您所描寫的種種現象嗎？

我在《鼎》86期（1995）的文章也並不視結構與組織為唯一重要的事，不過也不這樣的無所謂。五年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於主教團的各種職位的任命已經足夠產生影響。而且依我看來，全國代表大會該有一般的常務委員會作業。

我對中國大陸官方教會比較樂觀，相信天主聖神在他們中間運作。為此他們也在思考結構與組織問題，使之更加符合梵二大公會議。至於‘Lesser Evil’這類的判斷，最好讓當事人自己來抉擇，我們身處大陸之外，不要越俎代庖。

有時我們可能低估他們的信仰勇氣，甚至無形中使他們對我們的態度產生驚訝。

問題三：在韓德力神父（F. Jerome Heindrickx）最近一篇文章⁴中，他說：「現今正是尋找教會與中共政權『共同的立足之處』的時候，是中國主教為了把握教會的未來，謀求及創造與中共政權，可能公開與誠懇交談的時候。他們所有的挑戰是建立一個 Modus Vivendi 『生存方式』，藉著謹慎的交談與互相了解，尋找『共同的立足之處』，以使中國主教在教會法和民法之前都是合法的。」對他的建議，您有什麼意見？

答覆：

我不知道 Fr. Jerome Heindrickx 自己對於 ‘Modus Vivendi’ 有什麼具體的建議。我在問題一答覆中的期待，即有關主教團的構想，正是一個 ‘Modus Vivendi’ 的出發點，也許可以得到兩全其美的效果，即是韓神父所指出的方向。

問題四：現代中國正在走向成為世界最有影響力的超級強國之一。在如此強大與雄厚的十二億五千萬人口的無神主義統治的國家中，千萬教友的天主教猶如汪洋大海的人潮中之一葉飽受沖擊的扁舟；猶太基督徒的傳統面對的是數千年歷史與卓越文化的大國。這扁舟的管理與掌舵者是差不多 140 位年老的中國主教，他們之間又互相紛爭，主要是由於中共政府計劃把他們分裂開來。但中共國家的領導人們對他們不信任，嚴重懷疑他們對中國政府的忠貞。數位中國主教曾經報導他

⁴ “A Time for Reconciliation and Inter-Church Cooperation. Reflection at the Commemoration of 1926 and 1946 in the Chinese Church.” 《慶祝我國建立聖統制五十週年暨紀念六位國籍主教祝聖七十週年學術研討會議手冊》，99-121 頁。

們在監獄生活中，法官叫他們回憶一些過去的歷史，如葡萄牙和法國的保教權，外國租界，中國聖統制建立遭到的干擾，以及教會權威對於中國利益並不時常支持的事件。即使今天，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們的眼中，教宗僅是一個外國元首，至今尚未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邦交，而且他也多少影響了東歐共產主義的崩潰。在這樣的歷史與文化，以及社會與政治的複雜背景中，我們怎樣回答下面有些公開教會主教的話？「如同普世教會其他的主教，我們同教宗共融，但是，這裡為了得到更多關懷的牧民自由，叫我們聲明自己在教宗權下是不智之舉。」

答覆：

這是一個困難答覆的問題，但是至少可以嘗試冷靜地提出一些反省的要點。

1. 歷史為我們今天的人是一個教訓，由此瞻望將來。但若僵硬地抓緊一些歷史資料，而忽略新的時代訊號，則無法製造美好的未來。
2. 殖民主義時代已經過去，中華人民共和國期待的全民參與建設，包括千萬天主教信徒在內。天主教信徒是愛國的，過去的事件並非他們製造的。中國政府審斷歷史，不難注意這些。事實上中國天主教徒也是受難者。有什麼理由把一切過去陰暗的來源加在中國天主教徒身上呢？為什麼懷疑他們？地下教會的出現不是政治問題，而是信仰問題，他們的信仰與愛國並不衝突。
3. 中國天主教徒只是汪洋中的小舟，小小羊群，中國人民政府應當盼望他們，根據信仰為國家提供服務。我不懂您的肯定：中共計劃把天主教的主教分裂開來。這為建設社會

又有什麼益處？這不是與中國形式的社會主義衝突嗎？

4. 教宗在天主教中的職務，的確為中共是一困擾。但他的社會訓導其實並非完全支持資本主義，他也肯定社會性的因素。他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步與富強，為全世界帶來和平。去年 12 月 3 日，他向中國主教的勸話中，有一段為中國政府的話足夠顯出他的誠意。中國政府也該善意反省，調整腳步。交談與互動始能改善現況。教宗的職務是教會性的，不是政治性，今天世界各地政府都不為此擔憂，強大的中國政府又怕什麼呢？雖然信仰與政治會交接，現代教宗的措置，自知捏住分寸。
5. 根據以上所說，我所期待的天主教主教團應該有話可說。至於**問題四**的最後一段，我用「教宗去年 12 月 3 日對中國主教的勸話」作為參考，回答您所指的那些「公開教會中一些主教」的話。而我自己不禁要問：究竟有多少主教如此說⁵？

問題五：我們中有人發現中國神學家張春申神父，思考中國教會現況有著轉變。比如在他的〈教會體制的僵局〉⁶文章中，他表示中國教會過度集中在結構與主教角色上。他以為教會結構問題可由一個反映天主聖三與基督與蹟的教會學來解決。教會內的衝突，可由官方與非官方教會的領導人們的交談來處理。但是 1995 年以

⁵ 請閱：王延道，〈中國大陸天主教會的分裂與合一〉《鼎》，92 期，1996 年 4 月，中文 36~41 頁。

⁶ 張春申著，林瑞琪譯，〈中國天主教會：陷於教會體制的僵局？—從基督學及聖三學尋求解決之道〉《鼎》96 期，1992 年 6 月，中文 41~48 頁；《神學論集》95 期，1993 春，69~76 頁。

來，他似乎特別關心官方教會的結構與組織。為什麼？

答覆：

我在《鼎》雜誌發表不少文章。早在 1986 年⁷已經寫出與 1995 年⁸同樣的神學性文章。這是根據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學而寫的。

當然我也有屬於牧靈性的文章⁹。那篇您提的 1992 年的文章同樣是牧靈性的，因此您問題中的假定，與我的思想有些差距。我無意解決官方教會體制的僵局。

我是會從多面探討中國大陸教會的人，因此讀者必須根據我處理問題的角度來懂。而且 1995 年的文章也作了清楚的聲明。為此我不認為自己改變了什麼，只是多面處理問題而已。

結構與組織問題，可以由聖三奧跡與基督奧跡來處理嗎？上海官方教會主教金魯賢早已嘗試過了，他的思想與我的回應，您可以讀到¹⁰。我希望有高手做更好的處理。他的思想與梵二大公會議不易配合。

至於大陸天主教的內在衝突可由雙方交談來解決，早有韓潛主教的呼籲¹¹。有關這個問題，我將有一篇文章會發表¹²，請您未來注意，但它並無創意。

⁷ 張春申，〈教宗職務與至公教會的共融〉《鼎》36 期，1986 年 12 月，54~74 頁；《神學論集》73 期，1987 秋，439~455 頁。

⁸ 同註 2。

⁹ 請參閱：張春申，〈橋樑教會的基本態度〉《鼎》61 期，1991 年 2 月，中文 6~16 頁；張春申，〈中國教會的時代訊號〉《神學論集》88 期，1991 夏，271~284 頁。

¹⁰《鼎》36 期，1986 年 2 月，中文 7~15，16~23 頁，英文 36~53 頁，54~74 頁；《神學論集》73 期，1987 秋，423~437，439~455 頁。

¹¹ 同註 4。

¹² 張春申，〈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與中國教會的合一〉《鼎》99 期，1997 年 6 月，中文 4~13 頁。

問題六：再過不多幾年之後，官方與非官方教會的大部分主教都將過去。教區、修道院、修會團體的管理，不只將在比較年輕，但缺少經驗的牧者手中。新一代的中國主教將要出現。按人性而論，中國教會的將來，在於新的領導人們導航至下三個方向：

1. 為教會二部分推動修好；
2. 認定與教宗的共融；
3. 與政府打交道。

大概可以這樣正確地說，中國大陸教會最具關鍵性的事是新與舊（年輕與年老）主教的交接。問題是我們為幫助他們能夠做些什麼？

答覆：

您提出的是很重要的問題，您已經對中國大陸天主教未來接棒人的任務指點了出來；但應該說還有其它至少同樣重要的任務可以指點下去。我想由於新一代的司鐸與主教，沒有太重的舊包袱，大概能夠更有創意。您問：「我們為幫助他們能夠做些什麼？」最近蔣劍秋神父發表一篇文章¹³幾乎在替我答覆，請您參考。我想當這些司鐸和主教，以及其他領導人接棒之後，負責中國大陸天主教教務時，他們既然身處天主教中，仍舊需要大陸之外的各地教會鼓勵與對話，為此與其問：我們為幫助他們能夠做些什麼？不如檢討：我們應該怎樣準備自己，更好地幫助他們。

最近羅光總主教在一篇文章¹⁴中，插進這樣一段話，我先抄下來讓您看：

¹³蔣劍秋，〈「青黃不接」困擾中國大陸教會〉《鼎》98期，1997年4月，中文30~33頁。

¹⁴《紀念六位國籍主教祝聖七十週年，我國建立聖統制五十週年，暨田耕莘晉陞樞機五十週年第二梯次學術研討會議事手冊》，4頁。

「實際上除了少數的愛國會主教因個人私自的原因，公開反對教宗，其他大多數的愛國會主教是與教宗有連繫的，教宗也從來不稱他們為裂教。」

不知您讀了有什麼感想。我們在大陸以外的天主教是否應當檢討一下自己，便能在未來更好地幫助中國天主教會。另一方面，我們對於中國大陸教會值得我們學習的事，實在說得太少了。